



這道橋搭得好

黃梅麗、王卿、李國等編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

目 錄

這道橋搭得好.....	黃梅嚴大鄉劇團集體創作 (一)
兩親家.....	嚴 亞 楚 執 筆 (二)
	麻城農民陳道信 (二)

這道橋搭得好

黃梅嚴大鄉劇團集體創作
嚴 亞 楚 執 筆

人物：

王德海（德）——五十歲，農民。

王豔珍（珍）——十九歲，德海的女兒。

張金旺（旺）——二十一歲，豔珍的未婚夫。

張長福（福）——三十多歲，互助組員。

李家祺（李）——魚行老闆。

景：農村靠湖的地方。

（幕啓，王豔珍肩挑一担空籬筐上。）

珍：（唱）太陽一出放光芒，晨風吹來陣陣涼，清早來到湖堤上，去接爹爹轉回莊。遠望湖水千條浪，對對白鷺齊飛翔，船在水中穿梭樣，好似龍舟鬧端

陽。

(白)呀，好多的打魚船呀！

(唱)過了寒露是霜降，搶種小麥不誤時光，田裏活路不怠慢，湖裏打魚忙又忙，打得鮮魚換肥料，爲的是明年多收糧！互助組分工辦法好，會幹哪行搞哪行——我在家裏選麥種，揀掉草籽簸掉糠；爹爹帶着張金旺，半夜三更就起牀，去到湖中把網撒，月下捕魚到天光，爲了明年增產量，人人都要比一場。

(白)呃，怎麼太陽幾丈高了，還不見爹爹和金旺哥靠岸？

(唱)我東邊望到西邊轉，不見船兒攏岸旁，湖裏的魚船多得很，爹爹究竟在哪方？

(用手遮目，向湖中張望，自言自語)那是不是爹爹和金旺哥呀！

(喊)爹——(不應，又向台後看)那個不曉得是不是。(喊)爹——(跪下)

(鑼鼓聲中，德海和金旺划船上。)

德：(唱)手搖槳兒把船盪，趕上前去把網張，迴風浪裏去撒幾網，定要打得魚

滿艙。

旺：（唱）船兒穿過縐皮浪，大伯的眼力真是強，幾條大魚落了網，真算得是個老內行。

（二人打魚、裝魚。）

德：金旺，艙裏該滿了吧？

旺：滿了。比昨天打的還多些！

德：快擲岸！早點挑到街上，好換餅回來種麥。

旺：走！

德：（唱）昨夜三更大霧降，湖上寒氣入骨涼，大風過後魚兒厚，正是打魚的好時光。

旺：（唱）爲了愛國多增產，不怕深夜受風霜，都虧大伯經驗好，『天花地白』魚滿艙。

德：（唱）『漁翁頭上三把火』，越冷越好把網張，再加你這個好幫手，我忘了疲勞不怕涼。

旺：（唱）我和大伯下湖港，別的組員耕田忙，農桑副業都搞好，從今再不怕災荒！

德：（唱）快划船兒快上岸，

旺：（接唱）趁早挑魚到市場。

（珍在內喊：「爹——」）

德：（開聲，望遠處）好像是豔珍的聲氣。金旺，你看岸上是豔珍不是？

旺：是的，她來得早啊！

（豔珍上，幫他二人繫船。）

珍：爹，金旺哥，你們這時才收網，叫我到處找你們。今天一定比昨天打的還多些吧？

旺：那還用說，今天打的魚又多又大，我看你帶的這担籬筐還裝不完呢！

珍：（到船邊看）真的！今天怎麼打的這多？

旺：老話說：『魚服鮪公取，馬服英雄騎』，有大伯這個老內行，還不是順手牽羊，網網都落不了空。

德：哈……這個伢倒來誇獎我了。老話也說過：『頭笨尾傾，打魚有限』，不是你網撒得好，也不行呀！

珍：看你們說得幾有味，衣服都露濕了也不曉得冷。爹，你快跟金旺哥回去換換衣服吃飯吧！

旺：是呀，大伯，你不比我們年輕人，半夜打到現在，你也够累了，你先回去吃飯，我跟豔珍把魚裝起來就回去。

德：麥種收拾好了不？

珍：昨天晚上就收拾好了，你睡了我沒跟你說。爹，這『南大二四一九』麥種，看着就不同些，產量一定高些！

旺：要不政府怎麼會向我們推廣？我們互助組今年定要好好種下，給鄉裏作個樣子出來！

德：是呀，只要把魚一賣，換回棉餅，明年麥子豐收，就有把握了！呃，我問你：今早長福上街賣魚去了沒有？

珍：去了。這時還沒回來。

德：怎麼現在還沒回？（想了想）我看一定是銷路不好。

旺：大伯，你莫擔心，說不定他是去買餅乾誤了。

德：（感嘆地）唉！年年到這時候，魚就不值錢了。

珍：今年未必還像往年一樣？

旺：大伯，不會的。一來今年吃魚的人多了，魚好賣；二來政府對價錢有規定，再不會像往年一樣吃魚行的虧了。

德：好，我回去看看。你們也早點裝了回來。

珍、旺：嗯。

（德海揸魚網下，金旺、鹽珍忙著裝魚。）

珍：（唱）眼望着爹爹回村去，叫我又喜又着急，喜的是魚兒艫艫滿，急的是賣魚要費力，長福此時還不回轉，定是街上魚價低！

旺：（唱）開言叫聲鹽珍妹，這樁事情不必着急，往年魚行圖暴利，我們常常受它的欺，如今政府來把魚價定，再不怕魚行把價壓低。

珍：（唱）就說價錢有規定，我們賣魚也不能遲，一來鮮魚不能久放，二來肥料

要辦齊，誤了農時麥難種，明年收成會減低。

旺：（唱）妹妹不必担心事，有一件事情你不知：政府爲漁民謀福利，在蒿洲設有水產公司，要不是相隔六十里，倒省得費些嘴唇皮。

（白）要是長福在街上賣不掉，我們便運到蒿洲水產公司去賣。

珍：運到蒿洲賣給水產公司倒是不錯，就是路遠了些，一來一去得花一天工。

旺：那我們先在組裏商量商量，勻出兩個人駕着船去，免得在街上賣被魚行卡死。

珍：（唱）聽哥一說心歡喜，一塊石頭落了地，難怪我爹常誇你，覺悟高來有能
力。（挑起魚担）忙將扁担放肩上，滿担鮮魚挑上堤。

旺：（唱）這麼重你怎挑得起？（把魚担從珍肩上接過來，自己挑上。）

珍：（接唱）旺哥把我太看低。

旺：（唱）你莫強挑壓壞身體。

珍：（唱）你累了半夜應該休息。

旺：（唱）你看我挑上不在意，邁起大步走如飛。

珍：（唱）人人說你好勞動，果然做活有氣力。

旺：（唱）珍珠快快跟我走，早點回去把飯吃，吃過早飯忙過秤，我二人上街去賣魚。

珍、旺：（合唱）二人談話不知累，不覺到了長湖西。

珍：旺哥，我替你挑一程吧。

旺：不，我一點也不累嘛！

珍：莫逞強，累出毛病來該你自己受！放下來歇一下子啦！

旺：好，聽你的話。（放下担子）

珍：（拿出自己的毛巾，遞給金旺）給你，把汗揩下子，看你熱的滿臉都是汗珠。

旺：那，那不搭讎了？

珍：那怕麼事！（忽然一喊）你看，是哪個來了？

（李家祺挑一担空籬筐上）

李：（唱）這時節原本是產魚旺季，漁民們賣不掉好不焦心，正是我開魚行的大好機會，壓價錢使大秤暴利上身。不料那合作社掛牌買進，照規定給價錢

合理公平。漁民哪還肯往魚行來進，再要想投機取巧萬不能。魚商們一個個心懷不忿，要與合作社鬥個輸贏，趁他們的收購工作剛才開始，先派我到湖下買點相因。才碰見張長福他不肯上當，樹蔭下又遇着漁民二人。

（白）這還是兩個年輕人哩，事情好辦啦！（向前打招呼）喂，早哇！打的魚要賣吧？

（珍、旺相望微笑，旺站起身來。）

旺：魚是要賣的。你把什麼價？

李：（見有機可乘）大行大市的，我不少把。你先說要賣什麼價錢。

旺：街上規定兩千元一斤，在這裏你把一千八吧！

李：（故作驚異）這個價錢連我也賣不出去，你硬說到天上去了。你不曉得，今天街上的魚堆有幾多賣不出去！

珍：（想到長福賣魚至今還未回來，微微心動）那你把多少？

李：（屈右手食指）勾老數。

旺：幾多呀？

李：九百元一斤，該不少吧？市上還賣不到這價錢，我只想賺根煙錢。要賣的話，一挑我全都買。

珍：（氣急）你究竟是不是存心來買魚？

李：看你說到哪裏去了，我從街上跑來不買魚做麼事！

旺：打開窗子說亮話，你把一千七吧！

李：你們太張大了口。唉！我看這筆生意呀，就是用鹽船上的篾籠子，絞都絞不攏！

珍：（又恐錯過機會）你究竟把多少？

李：唉，我也不賺你們的錢，只當是給你們幫忙。就是一千吧！

珍：（氣壞了）大水沖來還要人撿哩，你莫來欺騙人！

旺：你莫見魚多就當成爛舊藥，你想來撿我們的便宜，辦不到！豔珍，走，我們走！

李：唉……慢走呀，『猴子不上樹，多打兩下鑼』，慌麼事哩！

旺：你這個人，哪像正正經經做買賣的樣子，你規規矩矩我們就好談，再要扭

經，看鄉裏誰還理你！

李：你們總不是『老爺開口』，一句也不讓呀！我們還是減的減點，添的添點。

珍：你添幾多？

李：一千零五十，這該沒二話吧！

旺：（忍不住又好氣，又好笑）這是互助組夥打的，價錢低了，大家不肯賣。

李：那你就找個涼處攔一攔吧，免得放久了變了氣味！（故意要走）

珍：（氣憤已極）你少說廢話！

李：呃！生意不成『仁義』在，生麼事氣呀！再說，我也是『爲農村服務』呀！
旺：你哪裏學的這些鬼名堂？你明碼暗價，擾亂市場，你是爲農村服什麼務呀！

李：賣就賣，不賣就莫拿大帽子壓人。（狡猾地拿出一疊人民幣）一千一百元一斤，別處賣不了，再來找我！

珍：不賣，不賣！福糞也不賣給你！

(德海急上)

德：你們怎麼吵起來了？

珍：爹，這個奸商想來買我們的便宜，我們不肯和他打交道。

李：老大爺，你聽我說：今天市上魚多，賣不起價錢。我想買點運到別的地方去，出了一千一百元一斤，你的姑娘不肯賣，還罵我是奸商。不相信挑到市上去看看，是不是能賣得這個價錢。

珍：(唱)不法奸商玩詭計，規定的市價他不依——市價規定兩千整，他却只把一千一。講了半天未成交易，我怎能讓他佔便宜！

德：不要吵了，我們有魚總是要賣的，只要價錢合適。喂，老闆！你究竟買也不買？

李：我是做魚生意的，哪有不買的道理！

德：(唱)要買魚照市價何用爭吵，想殺價買便宜天理不饒！

李：(唱)我本是一番好意幫他賣掉，只怪他做生意脾氣太糟。

旺：(唱)你故意壓低價錢有心亂搞，有市價不遵守是爲哪條？

李：（唱）這只怪你的魚成色不好，魚若好我照市價不差分毫。

旺、珍：（同唱）明明是你混水摸魚大胆胡鬧。

德：（接唱）莫以爲我的魚沒處推銷。（還想挽救）這担魚你究竟想不想要？

李：（接唱）我想買就不願出價太高。

德：（見生意無法做成）你要買便宜到別處買去。豔珍、金旺，把魚挑回去，現在不賣了。

（長福挑一担棉餅上）

旺：（一眼瞥見，迎了上去）長福哥，魚賣掉了？

福：哪有賣不掉的，再多也賣得掉呢！

珍：（指李）這傢伙說街上的魚沒有人要，他只出一千一百元一斤想買我的魚。

福：（望了李一眼）喲，原來是你！（卸下担）

（唱）一見奸商我心裏恨，你爲何花言巧語把我欺！說什麼街上魚多沒有人要，說什麼一斤難賣一千一，口口聲聲要我把魚賣給你，還說是幫了我一把力。幸虧我沒受你的鬼話騙，上街去才聽到一個好消息：合作社成立了

鮮魚收購站，公平交易很相宜；還規定好魚賣好價，處處照顧了漁民利益。想不到你又跑到這裏把人騙，可見你的心肝不是肉做的！……

（李見勢不妙，抓起扁担籬筐狼狽逃下。）

德：麼樣？合作社買魚啦？

福：（唱）全湖區魚季到事關重要，怎奈是水產公司相隔路遙，魚行裏乘機殺價太可惱，合作社領導上特把心操，前兩天開了會計劃訂好，決不讓社員們有魚無處銷，已與水產公司接洽好，由合作社代購再把貨交。你們說這辦法妙也不妙，在公司與農民間搭了道橋。……

珍：（喜極）啊！這才方便呀！

福：還有方便事咧：

（唱）從縣裏又辦回大批肥料，可免得農友們多把心操。（指挑回來的棉餅）

（白）這就是賣了魚在合作社買的餅。人真多，要不早就回來了。

珍：（唱）聽此言喜得我眉開眼笑，

福：（接唱）往後去魚再多也不發焦，

旺：（接唱）合作社爲我們想得周到，

珍、旺、福：（同唱）從今後搞增產信心更高。

德：金旺，快回去吃飯，好上合作社賣魚去。

福：我還要到鄉政府和鄉長商量一下，把合作社收購魚的事給大家宣佈一下，免得大家着急，也免得奸商鑽空子。

旺：合作社算是給我們搭了道橋，賣魚的困難可算解決了。

德：這道橋搭得好呀！豔珍，你先回去煮條大魚，等金旺上街回來吃。

——幕急落